

教科書文本與和平教育之論述與實踐讀書會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

第一次會議紀錄

時間：民國 100 年 02 月 19 日（星期六）10:00~12:00

地點：教育學院大樓九樓會議室

主席：甄曉蘭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）

陳麗華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院長）

導讀人：甄曉蘭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教授）

林郡雯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）

出席人員：田耐青、唐淑華、詹寶菁、王立心、詹美華、彭致翎、陳珮璇、

桑慧芬、王雅玄

記錄：孫以柔

一、主題：和平教育基本概念

二、研讀篇章：

Harris, I. (2002). Conceptual underpinnings of peace education. In G. Salomon & B. Nevo (2002) (Eds.), *Peace education: The concept, principles,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* (pp. 15-26). N.Y., London: Psychology Press.

Cortright, D. (2008). What is peace? In D. Cortright (2008). *Peace: a history of movements and ideas* (pp. 1-22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Harris, I & Morrison, M. L. (2003) (2nd Eds.). *Peace education*. London: McFarland & Company.

三、導讀內容：詳見導讀稿

四、回應與討論

(一) 甄曉蘭老師

1. 和平教育本身不能只是說教，或說自己是和平主義、和平支持者，而是一個 social action，從實務現場來增能、覺知，進而擁有行動實踐力，例如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便是非暴力的策略，因此我們要探討如何在學校裡面推動 education for peace。
2. 書中提及 world peace 常被濫用，甚至作者用「abuse as the tool of political propaganda」這樣的說法，其實和平就是包裝，因為它很崇高。和平是一種觀念，也是一種態度，需要教學的策略與方法等，所處理的是無法立即看到成果，必須緩慢累積的部分。
3. 和平教育有消極與積極，積極的和平其實是一種自由與解放，能夠促進秩序和公序。暴力可以成立，是因為無情的少數，加上多數被動者，而非暴力便是一種主動、積極的手段。

(二) 陳麗華老師

1. non-violence action令我想到一位對第三世界影響甚深，寫了許多和平教育行動書籍的哈佛大學教授，他的高材生便回到埃及，在開羅的和平工作室從事和平，所以也許不會像郡雯所說「每個人只是隱身」，郡雯所看到的是兩位菁英的隱身，但其實有更多的小兵會返鄉從事和平工作。類似這樣的案例，我不知道是否與將來要出的書籍有關，但這是可以進一步探討者。
2. 女性主義對和平教育的貢獻，可能因為母性本身蘊含和平，但女性時常得到權力後就成為「禍水」，十分弔詭，另一方面，女性柔性的力量是和平的力量，所以選美時，佳麗常會親善，最後都會講「world peace」，這些都很值得從事論述、批評。此外，選美本身也是一種和平的策略，但它又包含剝削，也有結構性的問題，這又是另一弔詭。所以可以發現，和平本身真的十分弔詭，每個部分都存在語言上的極端化，彼此互補卻又互斥。
3. 最近的新聞提及白色恐怖時代一個家族的父親，現在展覽館裡有展覽，他原來判 15 年，後經蔣介石判為死刑。他的後代在展覽館裡面看到父親的名字，以及眉批的公文上，看到因蔣介石一句話變成為死刑，便去追溯，要求調閱檔案，結果發現有五篇家書，於是這些家屬便希望總統能當面交還，這是對家屬的安慰。因為國家以制度性的暴力，加上個人的獨裁，使他們失去一個父親，因此，這些家書不能只是寄還，必須由總統透過公開的儀式，道歉，並交還給家屬。像這個案例，確實是應該投入非暴力的行動，對這個家族的意識、痛苦的經歷深切的感同身受、同情的瞭解，批判解釋我們對這件事情是否有所助長、做了些什麼行為。因此，我發現和平教育在生活中點點滴滴的資訊中，都能讓我們反省、領會所讀的文獻。

(三) 王雅玄老師

我有三個問題想要回應：

1. 剛提到大師都會歸隱，好像都在美國，但我覺得剛麗華老師提到的例子，在埃及的行動中，仍由哈佛大學教授的學生發起，站到舞台的中心，進入主流，搶到權力與聲音，講話才有power，才會讓人覺得有能力去做些事情。所以我覺得仍要有一些大師出面，才有辦法帶動，但他們必須具有人文的關懷。
2. 暴力是什麼？非暴力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非暴力的種類有哪些？我們推行和平教育的時候，我十分贊同非暴力，但較為基本的是不流血、不威脅生命，暴力應有多種形式，這是可以再探討的。
3. 說教有什麼不好？我一直在思考 peace 是一種信仰、思想、宗教、信念，我們雖認為非暴力要有行動，但行動前必須要有 beliefs，就像許多人相信正義大於和平，他的信念是為了彰顯正義，不惜犧牲、流血、暴動，不相信和平，不相信非暴力。所以其實我還滿贊成用說教，先讓人相信和平大於一切，不威脅他人生命，不隨便殺人，等廣為被接受了，才有可能。因此，這是一種價值的教學，必須討論和平教育中哪個價值較重要，因為如果正義太過火，走

火入魔的結果可能會犧牲更多其他的東西。信念、信仰是必須要去教的，我一直覺得現在臺灣教育失敗的關鍵之一，在於沒有宗教教育，沒有宗教信仰，許多國家是由「神」在管人，但我們是由教師、父母在管，而現今他們又無力管，加上自己又無法管理自我，所以我很相信有神論信仰者，有神的壓頂，可能會比較好。此外，peace education 跟許多都有關連，也包括多元文化，但多元文化太強調正義，若將和平那入多元文化，會造成動盪不安，這也是哲學界可以討論的議題。

(四) 唐淑華老師

- 1.我覺得和平教育與情意教育擁有許多雷同，譬如評鑑的問題，類似這樣的態度議題其實很難處理，只能透過多元評量的方式面對。
- 2.情意教育在談許多議題時，不希望是「說教」，而是「說理」，以道理說服學生，才能讓學生理解概念，當一個人並非處於無知的狀態時，才會產生信念，若訴諸於宗教式則很容易被推翻。例如，在談到情意教育「人與他人關係」時，我們會談到的是與人分享資源，不會只談論要有愛心、利他、崇高的情懷等，而是「為什麼」需要利他，是基於一種「同舟共濟」的理由，與他人合作，乃是為了自己好，為了「利」的感覺，需要與別人分享資源；又譬如人會偏心，但偏心等同犯錯，而犯錯便有權力被他人殺死，這是否為一個合邏輯的推論？顯然若如此，便要隨時等著被別人殺死；又或者談到「同理心」時，我們也需要許多認知的背景知識，幫助學生理解為什麼要「同理」他。
- 3.剛甄老師講四個階段，運用多種方式檢視彼此的衝突，我覺得非常棒。因為我們在歷史教學時，常相信教科書中的內容，無法瞭解到有不同的觀點，使得學生的歷史知識十分脆弱，擁有單一的呈現，不瞭解為何要同理對方。因此，現在我們歷史科嘗試運用多文本來理解這件事情，使學生瞭解原來我們都是某些問題的「共犯結構」，類似這樣認知的補充方式，便能夠幫助我們在情意教育的時候有一個較穩固的基礎。
- 4.我覺得學術研究比較是科學、理性的思維，同樣地，我們也有來自宗教等非理性、難以便論的場域，但我們在教育中應花更多的力氣，對真理作一個負責的交代，說服學生為何要建構一個和平的世界，也許回應到的便是「為了小我的好」，所以我覺得在談論和平時，其實是因為我們不了解更多的背景知識所造成。因此，認知與情意是結合的，並非二分對立，就好比宗教，我們需要救贖，但面對人生的危機時，可能還是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維。

→王雅玄老師回應：我相信說理是重要的，但我也覺得宗教中亦包含說理，而不只是說教。只是我一直在思考「說理」的位置，在教育界中太過重視說理，但其實說理只是一個過程，最終目的是讓學生理解信念，但信念若以宗教來講，便是「說教」，已過了說理的階段，記住教條，然後身體力行。在教育中，若沒有說教，便容易使學生很會說理，很會爭論，使得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，每

人信念不同，說出一套看似有邏輯的理，狹隘的、錯誤的理，做一時之爭，卻信念走失，無法放大至人生的意義與目的來檢視。我們往往排拒說理，認為是灌輸，但總而言之，教育不應是完全沒有方向的自由，仍應有價值與方向性。

(五) 田耐青老師

在我的專案中，國中小老師都認為自己的教學有融入議題，教授與學者則認為做錯了、只是淺耙而已。後來我們的結論是若要融入領域，課程發展者必須對概念清楚，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不急著發展，先搞清楚、釐清脈絡後，待概念清楚，才來發展教材，告訴教師教學的方法，讓他們知道如何教和平教育是對的。此外，第一線的老師也必須「願意教」且「能夠教」。

散會：12:10